

坚守“海拔5418”

■王宁

爱岗敬业、无私奉献、模范带头，成为戍边战士眼里的标杆，所在连队于2013年荣立集体二等功。

在周健健的心里，有两个家：一个在山东，那里有他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；另一个在高原上，那里有他的战友、他的手足兄弟。在他看来，两个家同样重要。从团部回连队的路上，他抓紧一切机会给高原上的家“扫货”：路过五金店，买上电烙铁、电焊条；路过后勤蔬菜基地，车子的后备箱已经被他塞满了，他却还不停地念叨：“再装点，再装点”；路过兵站，看见走廊里窗台上的芦荟长得不错，他就“毫不客气”地要上两枝，为的是回去给连队妆点上难得的绿色……“山上物资匮乏，运输不便。所以我们每次归队前都是能多带点就多带点。”周健健说。

二

河尾滩边防连所属执勤点位海拔均在5000米以上，防区道路难行，氧气不足平原的40%。连长琚正森介绍说：“由于海拔太高，这里的官兵每年都要进行一次防务调整，可以说人人都有‘生死录’，个个都有历险记！”

来到连队采访的第二天，我们有幸跟随官兵进行了一次边防巡逻，主要采取乘车与徒步相结合的方式。

室外开始飘雪，气温已低至零下27摄氏度，风刮得窗户呼呼直响。按照计划，20余名官兵在连长琚正森的带领，将前往海拔5468米的某点位进行巡逻。这次巡逻，要途经一个非常陡峭的山坡。此前，曾有一名战士在巡逻这一点位时，因极度缺氧，体力透支，导致高原肺水肿，被军区直升机紧急救助才脱离了生命危险。

从连队通往该点位的路途十分艰险，巡逻车开出不足10公里，在经过一道冰河时，车轮突然打滑，幸好驾驶员经验丰富，把握住了方向，才避免了翻车的危险。无奈，车轮陷在了冰窟窿里。于是，全员下车，推车上坡。在光溜溜的冰面上，走路尚且一步一滑，负重推车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。再加上极度缺氧，没多久，巡逻队员们都喘起了粗气。就这样，一路走走停停，3个小时后，一座“鼻梁直”的山终于横在了巡逻队员的面前。

车子已经不能前行，接下来的路只能靠巡逻队员双脚去走，双手去爬。“兄弟们，大家把每一脚都踩实，把手拉起来往上爬！”琚正森一边指挥一边踩着雪走在最前面带路。“我在前面给大家探路，一班班长方宗庆断后。”巡逻官兵一线排开，艰难地往坡上爬。

下午2时，风越刮越急，吹打在脸上像刀扎般疼。巡逻队员压低身体，紧贴着坡面，呼吸急促。稍作休整后，琚正森给大家鼓劲：“作为一名边防军人，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了我们丈量祖国每寸土地的脚步。”

一个多小时后，巡逻队终于爬上了山顶，队员们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。

对于河尾滩边防连的官兵来说，这样的巡逻，只能算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“寻常一日”。巡逻途中遇到的危险情况还有许许多多。去年7月的一天，指导员周健健带领一支巡逻队到某点位巡逻，途中遭遇了突降的大雪，雪越下越大，返回时积雪已经没过膝盖，队员们每走一步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把腿从雪中拔出来。后来，队员们索性

放弃了“走”，而改成了“爬”。于是，大家就这样在雪地上爬行了2公里。

“天快黑了，我们终于踏上了实地，这时候大家都精疲力尽了。从此以后，大家成了生死之交。”周健健回忆说。

三

不到边防，不知官兵守防之艰辛。我们一行在河尾滩虽然只住了三天两夜，却已经领教了高原的残酷无情。这里四周荒无人烟，是名副其实的“雪海孤岛”和“生命禁区”。

戍守海拔最高的哨所，个个都是英雄好汉。在连队的日子里，我们认识了几位“特殊”岗位的普通人，他们的身影可能并不伟岸，事迹也没有那么光鲜夺目，但是却忠于职守，坚毅地用肩膀扛起祖国的边防重任。

李克红，河尾滩边防连士官，2006年12月从甘肃庆阳入伍，曾荣立3次三等功，6次被评为优秀士官。回忆哨所初建时的样子，他还历历在目：“连队第一次入驻，路上雪很大，记得转过一个弯又是一个弯，觉得路越走越远。到了预定驻地，天快黑了，大家都忙着从车上卸物资。帐篷搭好了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了，那时的心情真不太好形容。没有取暖设备，大家就挤在一起，相互取暖过了一夜……”

刚满24岁的一班班长方宗庆，从新疆阿勒泰地区入伍。他觉得自己在海拔最高的哨所守防，有一种巨大的荣誉感，“越是苦的地方越能磨砺人的意志。”对连队深深的感情，也让他面对对走与留的选择中坚定地留了下来。一次外出打水取水的经历让他记忆深刻：“我们一车水出去打3个多小时，就靠着一包榨菜，你一根、我一根地坚持着，一直等到连长带人赶来把我们救了回去……”

由于驻守在“氧气吃不饱，四季穿棉袄”的高海拔地区，河尾滩边防连需要常年供暖。今年22岁的马磊，2018年9月从宁夏银川入伍。他回忆说，来河尾滩之前，光是听名字，就觉得这里应该是个有水有树的地方。“来了之后，现实反差很大，甚至是大大出乎预料。”他住在每晚都得起床给锅炉加3次火，每次用推车把煤送进锅炉房还是会让他气喘吁吁，但他甘之如饴。“当兵就得吃得起这份苦，如果能有机会转士官，我一定会留下来。”

魏武，2011年12月从甘肃敦煌入伍，现在是三班班长兼连队油料员。他说，建哨时没有手机信号，连队每10天要派车去100多公里外的甜水海兵站拉菜。“在那里，可以与家人通个电话，这是大家最开心的时候。但是大家也只限于跟家人报个平安，不会过多说连队条件的艰苦，因为怕家人担心。”

在炊事班，我们见到了下士、炊事员朱泽斌。风雪高原上的长期驻守，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：面色黑紫，嘴唇干裂，指甲凹陷。虽然说起得早、睡得晚，但他一直感觉很幸福。

采访是从朱泽斌准备的一顿晚饭开始的。饮水告急，我们先跟他到连队门前的冰河里去打水。朱泽斌走到河中央，举起长长的钢钎奋力凿了半小时，池面才被砸开一个冰窟窿。随后他将水管插入冰窟，开动马达抽水，忙完已累得呼呼直喘。

回到食堂，朱泽斌边用漂着冰碴的

水炒菜，边聊起了当兵的经历。他2014年9月从湖南长沙入伍。这里方圆数百里没人烟，8级以上大风每年要刮120多天，即使在盛夏也常有风霜雨雪冰雹光顾。初上高原头痛欲裂，他就用背包带把头勒紧，一个多月后才渐渐适应了环境。

“说是适应了，后来才知道是我们的心肺增大了。”朱泽斌介绍说，连队战友任务重、体能消耗大，让他们吃好吃好是炊事员的责任使命。

天色渐晚，我们能清楚地听见自己“咚咚咚”的心跳声，说话已经带喘，实在站不住只好坐下来。朱泽斌忙着剥鸡块准备红烧。“河尾滩海拔高、气压低，炒菜做饭必须用燃油灶、高压锅。内地做红烧鸡块，入锅很快就熟，而在这里至少要用高压锅焖40分钟。一顿饭做下来要两个小时，站得浑身酸疼。”朱泽斌说。去年7月的一天，朱泽斌中午端菜时一下子坐在了地上，心脏像吊着块石头一样难受。经检查，他被诊断为心脏瓣膜反流和严重的静脉曲张……

周健健1988年出生，到河尾滩边防连上任不久，因感冒而引发了高原肺水肿，被紧急下送才避免了生命危险。生死考验的经历让他记忆犹新：“我跟战士们一起驻守前哨班，开始还没把生病当回事，到了后半夜，胸口疼得厉害，心率一度达到160。战士一整夜守在我的身边。那一夜我想了很多，甚至想过自己要是见不到明天的太阳该怎么办？其实之前我也想过离开高原，但是经历了那次生死考验之后，我坚定自己会留下来，跟这些可爱的战士战斗在一起。”

如今，说起这些年轻的戍边战士，周健健还是会感慨良多：“连队每次开饭时，我总是要最后一个去打饭，看到战士们把饭盛到碗里我才放心。因为在高原，大家都没有胃口。只有督促他们多吃饭才能保持强健的体格，才能真正守好防！”

农历虎年春节快到了，河尾滩边防连的物资保障是充足的。宿舍楼一侧，几名战士高兴地把包好的饺子端到室外进行速冻保鲜。“河尾滩一年四季寒冷，恶劣环境虽然给官兵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，却丝毫不影响不了官兵迎新年的好心情。”排长贺汉仓告诉我们，除了冻饺子，还有冻汤圆、冻鸡块，这些春节食品都是战士们最爱。春节临近，官兵们卫国戍边的士气高涨。那挺拔的军姿，那坚定的步履，诉说着官兵们对党的忠诚、对祖国母亲的祝福！



长征

第5374期

战地黄花分外香(中国画)

郭江作

新时代之歌

立冬这天，一场特大降雪把辽西大地捂得严严实实。起伏的丘陵、蜿蜒的冰河、收割后的田地，全被这场突如其来

的大雪笼住了。到了晚上9点多钟，北票市大板镇党委书记孙力趴在办公室的窗台向外望，雪还没有一点停下来的迹象，他的心不由得缩紧了。躺在办公室的折叠床上辗转反侧之时，孙力已经盘算好了第二天的行程。自从10年前来这里工作，孙力就把根扎在了这个素有“白天鹅故乡”的普通乡镇，他把青春融入了这片土地。

天刚放亮，孙力驱车前往郑家沟。镇上有个叫方明的小伙子在黑龙江边防当兵，入伍快满12年了。方明的父母离异后分别搬到了外地定居，家里的房子闲置下来有几年了。在秋季为农村房地确权时，孙力发现了方明家的房子年久失修。当时，他告诉村委会人员，来年春天可以动工时，要记得把这个房顶帮助修一下。村委会工作人员有些不解地问：“这个房子闲置好多年了，还有修的必要么？”孙力严肃地说：“方明过了年服役就满12年了，他父母不在家了，这房

要是再不修一下，他退伍回来住哪呢？”村委会人员有些吃惊，孙书记情况掌握得竟然这么具体。其实，孙力早在3年前就和方明有了微信联系。那时，方明服役8年多。孙力了解到他家的实际情况后，就主动给他打了电话，询问他在部队的情况和未来打算，勉励他在部队好好干。孙力对全镇服役士兵的家里情况摸得很清，对于他们的后顾之忧更

是在前面。帮他们解决好家里的困难，不仅有助于他们安心服役，也能鼓励他们退伍后回来建设家乡。方明真切感受到了孙力对他的关心帮助，安心留在了边防，这一干又是4年。到了服役的最后一年，孙力又开始为方明退伍后的工作安置问题操起了心。镇上的常住人口以老人和孩子居多，作为镇党委书记，孙力盼着年轻人能多回来一些呢。

大雪虽然停了，但是行车异常艰难。好不容易来到方明家，只见屋顶的雪被风刮掉了一些，积得不算太厚。看到房子没有被压塌的危险，孙力悬着的心放了下来。他走访了周围的几户困难家庭，临走时还不忘叮嘱村里的工作人员注意及时清理房上和棚顶的积雪。

孙力的心中既挂念那些从镇上走出去的现役军人，对于那些返乡的老兵情况更是了如指掌。郑德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，几年前老伴去世了，和儿子儿媳一起生活。逢年过节，孙力都要到他家慰问，帮助解决实际困难。平时下乡路过郑德家，孙力也要停一下车，进屋看望一下老人。

2020年9月，在外地读书的本镇青年杜欣阳想要参军入伍。孙力带领镇人武部部长杜欣阳家走访时发现，他的父母始终面露难色。孩子要当兵确实是好事，可是家里是养殖大户，他们本来还指望儿子大学毕业后回家帮忙呢。孙力坐在杜家的炕上和他們算起了当兵的荣誉账和前途账。最后杜欣阳的父亲说

读懂父亲

■梁润佳

感念

升华、情感的诗与远方

他错过了我的出生和童年，如果可以，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我不想再做他的孩子，但后来的我一直努力成为他。

我的父亲1985年入伍，参军那天，他刚好18岁。20世纪80年代后期，父亲所在的侦察大队接到上级命令，参加边境自卫反击作战。父亲大大小小完成了93次渗透侦察和战斗行动，最长一次有9天9夜在野外度过。也正是这一次，他和临危受命的3名突击队员在火线上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并荣立一等战功。

30多年后的今天，我偶然翻开父亲的日记本，强忍着泪水读完了他那段不为人知

的故事。7月9日，今天差点送命，还好敌方的狙击手打偏，石块上有很大的弹痕。

9月18日，我想加入突击队，但连长没有同意，可能是前些天我的腿受伤，我要快些好起来。

10月26日，灌木丛有地雷，有很多没有排除，哨长说千万别乱跑，已经有很多同志在这里牺牲，我今天还去了里面。

12月29日，快过年了，母亲的农活多吗？弟弟的学上得怎么样了？

我阅读父亲简短的文字，心跳加速。日记上的字歪歪扭扭，显然当时父亲写字的姿势应该挺别扭的。一股酸和热冲进我的鼻腔，我的心久久不能安静。一个20岁不到、个子不高、腿上绑着纱布，但眼里充满坚毅、在角落里、拿

拥军的幸福

■胥得意

出了心里话：“每年看着您慰问镇上的军属，我心里可是羡慕着呢，也盼着自己成为军属。”孙力耐心细致地宣讲相关的政策，打消了杜欣阳父母的顾虑。入伍离家那天，戴着大红花的杜欣阳给前来送行的孙力敬了一个并不规范的军礼，激动地说：“孙书记，听说镇畜牧站给我家上报了养殖科技示范户，我父母的心放下了，带动乡亲们共同致富的心气儿也更足了。到了部队我一定好好干，争取早日把立功受奖的喜报送回来。”

送喜报这事，在孙力眼里是一件大事。几年来，不管是年底集中的喜报，还是一年中零散接到的立功喜报，他都带着武装部、退役军人服务站人员在最短的时间里送到军属家中。他对武装部部长说：“一天也不敢耽误，战士父母或许就在电话里知道孩子立功受奖了，就等着这份荣耀由政府送到家里呢。再有，当一回兵，得回荣誉不容易，咱们可得当成大事。”

孙力送喜报，不仅送得及时，还送得隆重，着实令人羡慕。受到这种影响带动，镇上青年参军入伍蔚然成风。镇里走出去的军人在部队上得了荣誉，孙力也觉得脸上有光。在每年的工作报告中，镇上的现役军人获得了什么荣誉他都要写出来，和其他乡镇的镇长书记在一起时，也要把这一项拿出来比一比。

在送喜报的队伍中，负责打鼓的继发老人每次都表现得最为积极。他是一个有着6年军龄的老兵，自己的儿子也在部队服役了20多年。每次给乡亲送喜报，他鼓打得起劲，心里也是羡慕得很。没想到，有一天，孙力也会带人登上他老人家送荣誉。去年“七一”前夕，继发老人家门前突然热闹起来。继发老人是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获得者。孙力不仅亲自给他送来了纪念章，还专门带来了摄影师。他让老人换上红色的纪念衫，又亲自给老人戴上纪念章，然后给这位老兵、军属端端正正地拍了照。

那天，摄像师给继发老人拍了好几次照片，因为老人的脸上一直挂着眼泪。老人把孙力的手攥得好疼。孙力和继发老人两手紧握，四目相对。那个瞬间，孙力的眼前似乎有千军万马闪过，心中百感交集。镇上一个个参军入伍的青年、一个个退伍返乡的老兵，还有军属们的形象一下子涌入脑海。一起涌上心头的，还有孙力自己年轻时想要参军的梦想。孙力常说：“能为军人和军属做一些实事，自己真的很幸福。”

着笔的小战士出现在我的脑海里。是啊，在硝烟弥漫的前线战场，生死考验时时存在。父亲的经历是我们这些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无法体会的，这是怎样的文字，又记录了怎样的心情呢？

后来，奶奶告诉我，那年得知父亲上前线，她每晚都睡不好觉，流泪盼儿归。在那时，思念、祝福儿子或许是一个母亲唯一能做的。

这本日记是父亲在猫耳洞里写完的。奶奶早就看过也哭过。猫耳洞里的战斗生活异常艰苦，空间狭小，只能蜷缩着身体或趴在洞内。洞里潮湿闷热，饮水困难，取水点远且危险，睡觉都得“睁着一只眼”，这是对身体机能和心理承受力的极限挑战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父亲从不在人前说起他上战场的事。那些曾经谈笑风生、朝夕相伴、生死与共的战友，有的早已成了躺在离离青草之下的烈士。还有那些正值风华正茂却住进荣军院的伤员……父亲不说，因为他经历过。

现在我写下这些文字，丝毫没有炫耀自己父亲那段参战经历的意思。从战场上下来的人，比谁都渴望和平，穿了几十年军装的人，比谁都热爱这身军装。如今，父亲已经退休，瘦削的身体也撑不起年轻时穿军装那威武的姿态。但我接过他热爱的军装，有幸把这种血脉里流淌的“热爱”继续穿在身上。所以我很骄傲，因为内心里充盈着炽热的情怀，因为延续着父辈们骨子里对祖国和人民军队强盛的期待。所以我时常告诉自己，很久以前我就是军人的后代，而现在我也要做一名合格的军人！



海拔5418米的河尾滩边防连，是全军海拔最高的哨所。这里四季飘雪，终年冰封，全连官兵坚守在这个风雪呼啸的极寒缺氧之地；在零下30摄氏度的气温里巡逻，海拔太高，饺子煮不熟、只能蒸，狂风干扰信号使得电视转播时断时续，生活用水来自化雪池和山外的车运……

春节前夕，我们一路翻过达坂，蹚冰河、抗严寒、战缺氧，驱车前往喀喇昆仑山深处的南疆军区某边防团河尾滩边防连，与官兵们一起巡逻执勤、工作生活，在“生命禁区”感受他们的无畏与坚守。

一

北京时间9时30分许，边城泽普天刚蒙蒙亮。东方苍茫的天际之间，升起一片绚丽的朝霞。

团政治工作处主任胡红林告诉我们，5年前，团领导机关和支援保障营受命移防，尽管气候恶劣，环境艰苦，该团官兵闻令而动，听令而行，挺进喀喇昆仑山。从筹备进驻起，团领导机关仅用了30天。确定时间，明确责任，部队准时进驻并迅速展开工作。

吃过早饭，我们备上氧气瓶，带上防滑链，装好高原药品，向喀喇昆仑山挺进。

路面积雪结冰，路况复杂多变，冬季上高原，可谓是步步惊心。我们一行驱车约30公里，来到新藏线219国道的起点——新疆叶城“0公里”。这里是新疆通往西藏的重要交通要道，也是南疆军区边防官兵进入喀喇昆仑山的重要地区。

凑巧的是，河尾滩边防连指导员周健健刚刚休假回来准备归队，于是我们便一路同行。周健健介绍说：“叶城‘0公里’距溜哨所还有近千公里路程，沿途要翻越多座海拔数千米的雪山达坂。”

“上一趟昆仑山，如同闯一次‘鬼门关’！”周健健介绍说，这次上哨卡沿途经过的几座高原达坂各有特点，暗藏风险：库地达坂海拔3500米，以险著称，道路完全盘踞在大山之中；麻扎达坂海拔4000米，以长著称，全程近80公里，有近百道回头弯；黑卡达坂海拔近5000米，以高著称，人员高原反应一般较为强烈。

由于雪大路滑，驾驶员周凯担心行车安全，示意停车安装防滑链。

从山东滨州入伍的周健健志愿留在了新疆，来到这里一干就是8年。现在，他已经是一名标准的高原汉子了。一下车，他很快与两名驾驶员一道把防滑链安装完毕。车轮碾压在雪地上发出“吱吱喳喳”的响声。

入伍15年，从海拔5040米的空喀山口边防连到海拔5418米的河尾滩边防连，一路走来，周健健守防的连队海拔越来越高，环境越来越恶劣。“苦么？”对于这样的话题，周健健总是回报以微笑。

由于长期在高原守防，周健健身体透支严重，患有肾结石、肾积水和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。当排长，周健健在空喀山口边防连一干就是1年多，完成巡逻执勤140余次，上报边情110余份，累计观察2100余小时。他在本职岗位上

